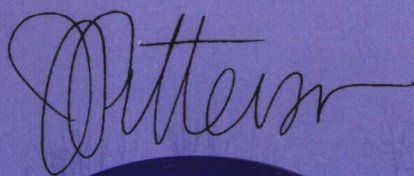


美 国 纽 约 时 报 排 行 榜 冠 军 作 品

〔美〕詹姆斯·帕特森 著



SAM'S LETTERS TO
JENNIFER

阿萨书简

张 颖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惊悚大师打造的纯情小品
重重疑团中揭开温馨谜底



〔美〕詹姆斯·帕特森 著

阿萨书简

SAM'S LETTERS TO JENNIFER

张颖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萨书简 / (美) 帕特森著; 张颖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3

书名原文: Sam's Letters to Jennifer

ISBN 7-5327-3834-5

I. 阿... II. ①帕... ②张...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2876 号

James Patterson

SAM'S LETTERS TO JENNIFER

Copyright © 2004 by James Patters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 William Morris Agency,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6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4-337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阿萨书简

[美] 詹姆斯·帕特森 著

张 颖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36,000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7-5327-3834-5/I·2151

定价: 1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芝加哥德雷克饭店稍北的密歇根湖畔，阿萨和我坐在几无人迹的岸边。德雷克饭店里到处有我俩珍贵的记忆，而在早些时候，我们刚刚在最中意的餐桌边用过晚餐。今晚，我需要和阿萨在一起，因为一年了，唉，那原不该发生的每一桩每一件——丹尼过世已经整整一年了。

“这就是我遇见丹尼的地方，阿萨。六年前的五月啊，”我说。

阿萨是个极好的听众，她把眼神的交流掌握得恰到好处，而且几乎总是很想听我那些不吐不快的事情，即便在我讨人厌烦的时候，比如此时此刻，也不例外。从我两岁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甚至可能还要早一些吧。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叫我们“一对妙人儿”，依我俩的口味，这称呼甜得有点腻了。不过，这恰恰是真的。

“阿萨，丹尼和我相遇的那天晚上天寒地冻，我得了重感冒。更加糟糕的是，我被那时的男朋友克里斯锁在房子外面，那个恶劣的畜生。”

“那是个卑鄙的野蛮人，讨厌鬼，”阿萨接过话茬，“我从来就不喜欢克里斯。你看得出来，是吧？”

“嗯，可靠正派的男人丹尼正在慢跑锻炼，他路过我身边，问我没事吧。我正在咳嗽，哭哭啼啼，整个人一塌糊涂。于是我说，‘我



看起来没事吗？做你自己的无聊事情去。英雄救美，你要是琢磨这事，门儿都没有。滚蛋！”我用阿萨惯常的腔调自嘲地哼出一声笑。

“这就是我的绰号‘滚蛋’的出处。不管怎么说，丹尼在折返的途中又跑了回来。他说他在沿湖岸下去两英里开外的地方都能听见我在咳嗽。他给我带来了咖啡，阿萨。他端着一杯热咖啡沿湖岸一路跑过来，只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陌路人。”

“没错，不过是个漂亮的陌路人，这你得承认。”

我停下来不说话，阿萨搂着我说，“你经历了太多。这太可怕了，这不公平。我希望自己能挥动魔法棒，为你把这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

我从牛仔褲的口袋里抽出一个叠好的、皱皱巴巴的信封。“丹尼给我留下了这个。在夏威夷。一年前的今天。”

“说下去，詹妮弗。说出来。今晚我想听到所有的一切。”

我打开信，开始念。我已经有点哽咽了。

亲爱的，美丽迷人的詹妮弗……

你是作家，我不是，可我非得努力写下自己的一些感受不可，谈谈你的那个了不起的消息。我总是想，你给我的幸福是无以复加的，可我错了。

詹，现在我飘飘欲仙，无法相信自己的感受。毫无疑问，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男人。我娶了最好的女人，现在我就要跟她有最



好的宝宝了。所有这些扑面而来,我又怎能不当个好样的爸爸呢?
我会的。我发誓。

今天,我甚至比昨天更加爱你,而你也不会相信昨天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爱我们的小小“花生果儿”……

丹尼

泪水开始滚落我的双颊。“我是个大孩子呢,”我说,“我感情用事了。”

“不,你是我认识的最坚强的女人。你失去了那么多,可你仍旧在抗争。”

“是啊,不过,我就要输掉这场战斗了。我要输掉了。我输得很惨,阿萨。”

说着,阿萨把我搂了过去,抱着我,至少在那一刻,好多了——仿如从前。





1

我的两居室寓所在利格利维尔一座建于战前的大楼里。丹尼和我喜欢它的每一个细节——城市的景观,与真正的芝加哥若即若离的距离,还有我们把这地方装修成的模样。我在寓所里呆的时间越来越多。“蜗居起来了,”好朋友们说。他们还说“嫁给了工作”,是个“没有了手脚的人”,“一个不可救药的工作狂”,“新出炉的老处女”,“对爱情没了兴致”——这仅仅是提了他们那些嘲弄之辞中让人稍微有点印象的几个罢了。不幸的是,所有这些都没错,我还能在这张单子上再添上点其他的呢。

我努力不去想发生过的事情,不过这很难。丹尼去世后的几个月里,我一直有着这样一个缠人的可怕念头:丹尼,没有你,我没有办法呼吸。

即便一年半之后,我还是不得不强迫自己不去想那次事故,不去想那之后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最终,我又开始约会了——泰迪,《论坛报》一个只喝白开水的高个子社论作家;运动狂人迈克,我是在一次猎狐活动中认识他



的；科里，那场相亲就跟第十层地狱里一样可怕，像是从第十层地狱爬出来相亲的。我痛恨约会，可我需要继续过日子，对不对？我有很多好朋友——夫妻啦、单身女人啦，还有几个仅仅是哥们的男人。真的。说实在话。我干得不赖，我告诉每一个人，而这基本上就是自欺欺人，好朋友们都知道。

不管怎么样，离当天《论坛报》上那个了不起的、让人敬畏的专栏截稿仅有三个小时了，而我还没有思路。我已经把三个主题扔进了垃圾箱，正又直愣愣地盯着空白一片的屏幕呢。写一个“情趣盎然”的报纸专栏，其中真正棘手之处，就是夹在马克·吐温、奥斯卡·王尔德、多萝茜·帕克^①当中，每一件值得谈一谈的事情都已经说过了，而且都比我要说得好。

于是，我从沙发上起身，在博士音响里摆了一张艾拉·菲茨杰拉德^②的唱片，把空调调到强冷。我在“非凡地咖啡店”的外卖杯子里嘬了一口咖啡。感觉那味道真——的不错。在细小的东西里总蕴藏着希望。

然后，我在起居室里踱来踱去，身上穿着日常的写作行头：丹尼的一套密歇根大学慢跑服和我的红色写作幸运袜。我深深地吸了口纽宝淡香烟，这是我近来养成的一连串坏习惯当中最新的一条。迈克·罗伊科^③曾经说过，你不过就是上一篇文章的水平罢

① Dorothy Parker(1893—1967)，美国女诗人、短篇小说家，纽约文坛的传奇人物，其专栏 *Constant Reader* 广受欢迎，其文风以机智和一针见血的幽默著称。

② Ella Fitzgerald(1917—1996)，美国女歌手，被誉为“爵士第一夫人”。

③ Mike Royko(1932—)，美国专栏作家，曾荣获包括普利策奖在内的多项荣誉。



了,而这也正是折磨着我的实情。除了这个,还有我那位罹患神经性食欲缺乏症的二十九岁编辑戴碧,她曾是伦敦的小报记者,戴着摩根萨·弗雷德里克斯牌眼镜,浑身上下穿戴的东西不是范思哲就是普拉达。

问题是,我的的确确在乎那个专栏。我为了新颖独到而努力,让文字不时地传出乐音,而且按时交稿,从不拖欠。

所以,我没有去接电话,它响响停停好几个小时了。虽然,我的确对它骂骂咧咧好几次了。

一礼拜三次,一年五十个礼拜,要次次新鲜不容易,不过当然啦,这是《论坛报》付钱叫我做的工作。而在我这一面,这工作也是生活中相当大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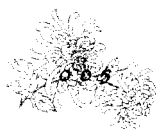
然而很可笑,有不少读者写信说我的生活很精彩,他们想要换位置环境——等等,这不是个主题么?

在我脑袋后面突然哐啷一声,那是我的猫咪索克斯,一岁大,浑身长满斑纹,它把《白城凶魔》^①从书架上撞了下来。响动惊扰了尤福丽娅,它一直在打字机上打瞌睡,那台打字机可能就是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用来写作《夜色温柔》^②的呢。或者类似的东西吧。也许是塞尔达^③用它写了《留给我最后一支华尔兹》?

① *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畅销小说,作者埃里克·拉森,以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为背景。

② *Tender Is the Night*,又译《似是故人来》或《夜未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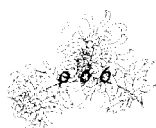
③ *Zelda Fitzgerald*(1900—1947),美国作家、画家,斯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妻子。



电话再次响起,我一把抓了起来。

我意识到了电话那头是谁,浑身一阵颤栗。我想起了约翰·法利的旧模样,他是我们家在威斯康星州杰尼瓦湖的朋友。那位牧师说你好的时候哑着声音,我有一种怪异的感觉,他在哭泣。

“是阿萨,”他说。



2

我的双手紧紧攥着电话听筒。“出什么事儿了？”

我听出他深吸了一口气才继续说下去。“嗯，这事儿也没办法说得婉转，詹妮弗。你的外婆病倒了，”他告诉我，“情况不妙。”

“哦，不！”我说，思绪立刻飞向杰尼瓦湖，那个休闲度假区距芝加哥以北一个半小时车程。我童年的大部分夏日都是在杰尼瓦湖度过的，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她一个人在屋里，所以没人确切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继续说，“只是她现在昏迷着。你能到湖区来么，詹妮弗？”

这消息让我大吃一惊。两天前，我才和阿萨说过话啊。我俩拿我的爱情生活大开玩笑，她还威胁说要送我一盒子不仅从解剖学角度看近乎完美而且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男人呢。阿萨是个搞笑的人，一直是这样的。

我换好衣服，把一些物件扔进行李袋，统共用了五分钟。我又花了稍稍长一点的时间抓住尤福丽娅和索克斯关进笼子，为这不



期而至的旅行做好准备。

然后，我开足马力，驾着那辆美洲豹上了阿迪逊街，朝 I-94 公路北线进发。夜空般深蓝的 96 款美洲豹范登普拉(Jaguar Vanden Plas)，曾是我们的骄傲与欢乐，丹尼和我两个人的。它是个漂亮的家伙，细部特征离奇古怪；那汽车有两个油箱。

我努力去想任何事情，除了阿萨。如今，外婆是我唯一剩下的了，她是我唯一的亲人。

自从十二岁母亲去世之后，阿萨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与查尔斯外公的婚姻让我和其他所有人都羡慕不已。外公不是个容易了解的人，不过你一旦和他亲近了，他着实很棒。丹尼和我在德雷克饭店为纪念他们结婚五十周年而举办的庆祝会上又是祝酒又是搞气氛。舞池里，七十一岁的外公在让阿萨下腰到极低处时热烈地亲吻她，两百位亲朋好友纷纷起立鼓掌。

自查尔斯外公从律师行退休时起，他和阿萨在杰尼瓦湖呆的时间便比在芝加哥长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没有了那许多访客。而四年前外公去世之后，去的人就更少，她整个儿搬到了湖区。外公去世的时候，人们说阿萨也很快就会死去。

但是她没有。她一直干得很好——直到此刻。

大概八点一刻，我上了五十号公路西线，沿着它开到十二号公路，那是当地一条两车道马路，环绕杰尼瓦湖——“地球上最美妙的地方”。开了三英里，我下十二号公路拐上另一条不知多少号公



路。湖区医学中心只有一两分钟的车程了,我努力让自己做好准备。

“我们近了,阿萨,”我咕哝着。



3

屋漏偏遭连夜雨，胡思乱想之间，我到了湖区医学中心。于是，我努力把这个念头从脑子里摒除出去。别去想它，詹妮弗。

我钻出小轿车，上坡向主入口走去。记得很多年前，我曾经在这里弄掉眉毛上方的鱼钩。那时候我七岁，是阿萨带我来的。

一进室内，我就试图把握住自己的方向感，观察着马蹄形的重症监护区，三面都是病房。护士长，一位四十来岁、戴着粉红色边框眼镜的瘦削妇人，指点了外婆的房间。“您到了，我们很高兴，”她说，“顺便说一句，我喜欢您的专栏。我们都喜欢呢。”

“谢谢，”我说，微微笑了一下，“您真客气。听见这话着实让人欢喜。”

我快步走过过道，来到阿萨的房间。我轻轻地开门进去。“哦，阿萨，”看见她的那一秒，我低声唤道，“你怎么啦？”

看见她的手臂上插的管子和一排排嘀嘀作响的医疗器械，真让人难受。但至少阿萨还活着。虽然她看上去颓萎灰白，像梦一般纤弱易碎。



“我是詹妮弗，”我轻声说，“我现在在这儿了。我就在这儿。”我把她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我知道你能听见我说话。我现在就跟你聊天。我会一直跟你说话，直到你睁开眼睛。”

几分钟后，我听见门在我的身后轻轻地开了。我转过身，见是约翰·法利牧师。他那浓密的白发没有梳好，他的微笑也有些惨淡不安。虽然现在有点弯腰曲背了，可他仍是个帅气的男人。“你好，詹妮弗，”他低声说，给我一个温暖的拥抱表示欢迎。

我们走到外面的过道，我突然想起他曾是外祖父母的亲密友人。

“很高兴见到您。您听说了阿萨怎么回事么？”我问道。

他摇了摇头。“唉，她还没睁开过眼睛呢，这不是个好兆头，詹妮弗。我想韦斯伯格医生明天会告诉你更多的情况。听说这事情之后，我在这儿呆了大半天了。”

接着，他递给我一把钥匙。“这是给你的。你外婆的房子钥匙。”

他又抱了我一下，轻声说他得去睡一会儿，不然他也要在这儿当病人了。他走了，我溜回阿萨的房间。我依旧不能相信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她身体一直很结实，基本从不生病，总是照料别人——尤其是我。我坐了很长时间，听着她的呼吸，看着她美丽的脸庞，回想我来杰尼瓦湖度过的那些时日。阿萨总让我有点儿想到凯瑟琳·赫本，我们在一起看了她所有的电影，不过她激烈地否认两人之间有

